

## 新保將，失蹤矣！

新保將，失蹤矣！

新保將毋是啥物將軍抑是八家將

伊只是一个躡佇龜壁灣的老歲仔

這不過只是一件地方的消息

無必要大聲宣傳而走漏

風聲，吹過日頭赤炎炎的半島無人知影

也無人知影新保將是佗位來的人？

新保將，若是一個查某？逐家會笑甲落(làu)下顏

後來有人將新保將翻譯成，牡丹

（毋知影按呢翻譯敢著？），毋過真無彩

新保將只是伊已經袂記得祖先予伊的名

今只是伊的一个外號，親像嘛有人叫伊：「放送頭」

新保將佇一間寺廟做「家己來的服務員」

每日偌(āinn)著一台家己裝的放送頭

「來！來！佇遮來」

「這個金爐真厲害！金，按呢囡咧，就家己會飛入去」

「以早一个作稽人……」

為遊客介紹這間廟俗家己編出來的神明故事，趁紅包

伊定定講伊已經會使牽師仔成立詐騙公司

hām伊講起，佇網路……

「夢露？是不是裙予風吹起來的彼个瑪莉

我無熟似，我只熟似檳榔青仔俗煙吹風」

下載一張戴著有山豬牙的帽仔跔

有一个比瓊麻索閣較烏的人面

親像新保將聽落山風時的模樣

新保將暗時歇暍

倒佇伊對海邊仔拈轉來的破膨椅

最近一直夢見一个頭毛白蒼蒼的歐吉桑用放送頭叫伊

新保將總是講著全款的夢話

「歐吉桑！莫吵！我只是一直夢見

阮阿爸，穿著日本軍服揸一支槍，轉來揣阮阿媽！

伊行過真長真長的磅空，渡過南洋，peh起來社寮灣

看見一大片的防風林，佇佇海邊隨風演舞

伊行過真長真長的石頭路，行向有麻瓊的四重溪，來到

予風吹斷木麻黃的樹後，我一邊吼一邊指著阮阿媽的墓

彼日兄弟會攏無人來，講：雨真大，田路歹行！

雨一直落，我用手一直挖，目屎卻一直流

你靈(tân)雷公的放送聲，親像空襲無情的催趕

共阮阿公驚走，隨著四重溪的大水流無看見矣！」

「歐吉桑！莫吵！我只是一直夢見

一條毋敢行過的土牛紅線劃過故鄉的土地

日頭的旗仔行過烏水溝，peh起來社寮灣，tsinn水行上四重溪，攻打石門

無情的砲彈帶走無辜的靈魂；只為了一次的迷航

卻引起大海湧，阮只是一群與世無爭的人

真正毋知影啥物是『侵略』、『霸佔』、『政治』、『外交』……

阮阿公揣著失蹤的族人矣，伊欲對規堆的屍體

拈起一片一片的血肉；一个一个認、一个一个排

彼日十八番社袂赴來，講：日頭真炎、山路歹行！

風一直吹，伊用手一直拈，拈甲死死昏昏

去風若吹，阮阿公就欲tshuā個轉去山風開始吹的所在！」

「歐吉桑！莫吵！我只是一直夢見  
一隻船，漂流海面的光景  
划過予風颳吹起來的大海湧，划過予月娘引起的潮流  
划過全是破碎夢的島嶼，海湧拍起懷疑的驚嚇  
划到淺淺的珊瑚礁海岸，看見樹林、平地、水……  
我懷疑夢著的是阮祖先，咧漂流！」

新保將對破膨椅peh起來，行出寺廟、行出柴城  
行向防風林、行向海邊，倚佇大沙漠頂懸  
看著天、看著海，想起  
歲月共伊講過：所有人的回憶、所有以早發生過的故事，講著遙遠生份的山林俗熟似的風  
漸漸，伊想起：新保將佇伊身上的意義  
落山風開始吹的所在，俗這塊土地  
後來，新保將，失蹤矣！  
有人講佇北海岸十八王公廟看著伊！  
也有人講佇欲去阿里山的路邊看過伊！

### 創 作 理 念

以前有位朋友家住屏東車城，據他說他的曾祖父是居住在牡丹社的排灣族原住民，在祖父十多歲的時候來到車城打零工，認識了他祖母，後來被徵召到南洋當軍伕，從此沒有再回來，他父親喝太多酒了，以至於他母親離家出走，也沒有再回來，他父親沒多久也意外身亡。他是由他祖母帶大的。如果沒有特別介紹，會以為他只是一位比較黑的閩南人。

### 柯冠義

屏東縣高樹鄉廣興國小教師

